

責任編輯：張旭堯

副刊

### 倒轉的繪畫

翠袖乾坤 余似心

最近報讀了一個插圖課程，老師要我們以鉛筆素描一幅武士騎馬圖，但圖畫是倒轉的。據說這做法可以集中用右腦，因右腦是主藝術，而左腦則主邏輯。如果我們把圖畫正常放置，在臨摹時左右腦會一起工作，我們自然會對人類過往的經驗邏輯思維所影響，依我們對人類及馬兒眼耳口鼻四肢的位置、形狀、比例等認知而畫，畫出來的圖像或多或少並非我們眼前所見的，反而降低畫真度。

我喜歡繪畫，但把圖像倒轉來畫，還是首次，那份感覺在起初時怪怪的。看到馬匹四腳朝天，武士頭盔壓地，要著手臨摹有惑不知從何落筆及如何提筆比例，神緒定下來，便只有看到甚麼畫甚麼，把圖畫看成不同組合的線條，而非認知的馬及人。其實這也是老師訓練我們的目的，最後一班同學都成功完成。

這倒畫的經驗很特別，令我印象深刻。原來同一物件，倒轉來看，便與我們對原物的根本概念完全改變了，手不是手，腳不是腳，關節位應該在哪个位置不重要，眼睛看到甚麼便是甚麼，物件都客觀地存在。

### 地球人

跳出框框 蒙妮卡

《歐洲雜誌》(European Journal) 電視最近做了一個「俄羅斯人在柏林」的專題節目，報道指出，二次大戰蘇聯紅軍擊敗納粹德軍後，仍有三十八萬軍人及二十萬軍眷留守東柏林。自柏林圍牆倒塌，蘇軍開始分批撤退。

想不到二十年後的今天，柏林變成俄國人的移民熱點。他們是當年的紅軍及其後代；舊地重居，熟悉的環境，生活如魚得水。

節目趣味盎然，像重讀歷史，像旅遊勝地介紹。我更為之恍然大悟：故鄉的意義，並不在於出生地。原來住慣了的地方，就是故鄉。

柏林小鎮溫斯多夫(Winsdorf)在二戰時，是德軍坦克部隊駐守重鎮，蘇軍攻進柏林後曾在此鎮展開激烈巷戰。東西方冷戰期間，蘇軍佔領東柏林不走。直到圍牆倒塌，最後一批蘇軍於一九九四年全部撤離。當日告別儀式舉行時，蘇軍依依不捨，誓言將來以另一種身份重返柏林。「再見了，德國。」

他們高呼口號列隊離開。

二十年後真的再見了。溫斯多夫小鎮如今擠滿俄國人，街頭巷尾都是俄國黑麥麵包店、黑麥啤酒和俄式餐館。節目裡，一名俄國青年對記者說，「如果不出國闖世界，同輩會嘲笑我是『裙腳仔』」。柏林是移民首選，紅軍祖輩經常向他提起柏林戰役；說到底，他們駐守柏林逾五十年，熟悉柏林的一草一木。

當年許多蘇軍難民返國後，沒有住屋安排，甚至成為無業漢；思念柏林，在所難免。節目裡，他們重返溫斯多夫小鎮的生活寫意，與鎮內德國人和諧共處。

二戰期間納粹德軍攻佔蘇聯，燒毀了他們三分之一國土，擊斃幾百萬蘇軍。如今兩不虧欠，俄人竟然回來「尋根」。

在這個地球村裡，故鄉的觀念越來越模糊。我們祈求世界和平，無論種族、無論膚色、人人平等。倘若問我是哪裡人？我不會拘泥於「中國人」或「香港人」；但願我是地球人。

### 答小孩子問自殺

琴台聚 潘國森

小孩：近日又有多起青少年自殺的悲劇，死者家屬師友不知當事人因何尋死。老先生認為原因何在，對預防同類事件不斷重複又有甚麼高見呢？

老潘：我老先生只有愚見，高見可以問那些專家。

小孩：噢，老先生這話，頗聞其詳。

老潘：主流專家的高見很簡單。香港青少年自殺，最常見原因是給身邊的人逼死。他們不懂得怎樣跟青少年溝通，經常說錯了話，剛好冒犯了王子、公主，王子、公主就「死界你睇」。

小孩：老先生此言，似乎是衝着些甚麼人而來。請舉例說明之。

老潘：小孩子很少讀報吧？近年每次有青少年跳樓，傳媒總是訪問專家，社工、心理學家、精神科醫生總是批評死者的父母師長不了解時下年輕人，不自覺說話重了，刺激了年輕人云云。如此推論，當然是大人害死年輕人。

小孩：老先生真會說笑！敢問該怎樣判斷跳樓客給誰逼死？

老潘：簡單得很，證據都在案發現場。

小孩：這容易說，老先生簡直可以跟狄公、包公、彭公、施公並駕齊驅。老潘：請再指點。

老潘：在家中跳樓，多數給父母激死。死在兄弟姊妹舌底的機會較低，因為香港八十後、九十後多是獨生子女，還沒有聽過這些小娃娃給外傭傭工罵的。在學校跳樓，元兇多數是老師，其次是同學，校長則甚少跟學生接觸。若在女朋友的家跳樓，則女友之外，世伯、伯

母亦有嫌疑。這樣小孩子該可以舉一反三了吧！

小孩：唉！老先生的新學說大有漏洞，需知有些人跑到人家的高樓大廈跳樓，難道是給不相識的職員罵死嗎？這不合邏輯！

老潘：錯了！這類跳樓客最有擔當，他們是為免連累親友街坊才越區自殺。

小孩：老先生正題了！先別您在說反話！

老潘：據我老先生近二十年的觀察，好像還沒有試過有青少年在剛見過社工、心理學家、精神科醫生之後，即場跳樓的。所以按照那些經常在媒體發言專家的說法，不論有多少青少年自殺，自殺率有沒有上升，都永遠跟這幾個行業全無關係。

小孩：明白了，老先生對這幾個行業中某些成員甚有意見呀！倒不如談談你的真正看法。

老潘：踏入青春期才算青少年吧？香港十二三歲、到廿來三十歲的人跳樓，當然是自己的主張，還以責怪誰？小孩子，你說這些年輕人因何會為了成年人看來雞毛蒜皮的事跳樓？

小孩：我看十居其九是一時衝動吧！由忽然想死，到攀欄飛身而出，頂多是幾秒鐘之間而已。我明白老先生的意思了！那有甚麼辦法可以幫助年輕人，在遇上情緒不穩定的時候，能夠停下來想一想？

老潘：我老先生小時候，香港社會的主流思想沒有將自殺視為一個「可行方案」，小學生都學過甚麼「一死有重於泰山、輕於鴻毛」、「蠅蟻尚且貪生」之類的中國傳統觀念。

現在傳媒和專家都談論跳樓客身邊的人，這是西方傳過來的思維，不應該再宣揚。以後傳媒多點批評無端白事跳樓的年輕人，對父母不孝、對朋友不義，或許可以重建「自殺是不對的」這個舊觀念。

## 奈奈子的眼淚 (上)



奈奈子是大野社長介紹來我這裡工作的，大野社長先告訴我：「奈奈子有一個不好的條件，就是她有一個不滿兩歲的孩子。」

當時我很輕鬆地說：「我們中國女性都是一邊帶孩子一邊工作的，這不算什麼問題，只要她能勝任工作就行。請她明天就來面試吧。」

在面試前大約一小時，奈奈子打來電話，用謙卑的口吻說：「我就是今天預約面試的奈奈子。實在不好意思，我想提前五分鐘提出一個要求……，我今天不得不帶孩子，請允許我抱着孩子去您那邊面試，可以嗎？」

儘管有大野社長的事先說明，我還是沒料到奈奈子初次見面，就這樣毫不掩飾地亮出她的「不好的條件」。我面試過各種各樣的人，這還是第一次面試抱着孩子的女性。我不知道在中國有沒有這樣的情況，不過據我所知，在日本好像沒有這樣的事。所以我聽到奈奈子帶孩子來面試的要求後，遲疑了幾秒鐘，然後才同意說：「好吧。」

聽說奈奈子抱着孩子，她仍然按日本最標準的規矩，不早不晚提前五分鐘到。奈奈子穿一身黑色的職業女性標準女套裝，臉上的化妝也是淺淡而得體。這身標準職業女性的打扮，一點不像帶孩子的媽媽，與她懷裡的孩子很不般配，反而使我覺得她有一種異樣令人愛憐的地方，至少她顯得比別人活得更不容易。奈奈子使我聯想起自己留學生時代一邊學習一邊打工的艱辛，心中產生出一種同病的相憐。我幾乎是下意識地想：「這

樣的人應該會更珍惜一份工作吧。」

奈奈子二十六歲，稱「少婦」有點過分，稱「姑娘」已經過了，但她那雙眼皮下一對清澈的大眼睛，黑色的瞳眸幾乎佔滿整個眼睛，加上天然上翹的濃密眼睫毛，在沒看她的履歷書前，我還以為她才二十歲左右呢。

我還沒說話，奈奈子先就用一種不安的聲調說起來：「今天的面試一定沒什麼希望了吧？真是給您添麻煩了。本來約好我母親替我去保育園接孩子的，可是母親突然因為父親住院不能去接孩子了，讓我措手不及。我想：帶着孩子來面試當然是失禮的，可是臨時取消面試似乎更失禮。我猶豫了三十分鐘，還是這麼來了。」

聽了奈奈子的話，我對她的同情又加深了幾分。說到這裡，奈奈子的兩隻大眼睛沉下了眼簾，底氣不足地說：「請原諒……，其實我已經面試過六次了，都因為有在保育園裡的孩子，全都沒有通過，更何況今天我突然帶孩子過來面試……」

我反而安慰她說：「你事先告訴過我要帶孩子過來，這也算不上失禮，而且大野社長事先也把我的情況跟我講過。」然後我一轉話題說：「好，讓我看看你的設計圖稿吧。」

聽我這麼說，奈奈子臉上閃起一絲期待，趕緊拿出一冊文件夾，裡面都是她畫的設計圖稿。我一看，果然如大野社長說的，她很有設計能力，並且奈奈子的設計都是與她年齡相仿的女裝，正適合我們公司服裝的年齡層，我心裡已經傾向錄用她了。不過我表面上還是平淡地對她說：「面試就這樣吧。請你回去等通知吧。」

我在東京政府辦的職業介紹所登記招聘設計師後，先從那裡介紹來六個人，雖說設計都不理想，但都是沒有孩子拖累的人。我猶豫了兩天，覺得還是以能力優先，決定錄用奈奈子為我們公司的正式職員。

東京有一個奇怪的不成文規定，要想送孩子進便宜的公立保育園，媽媽必須有正式職員的資格。如果媽媽是非正式的臨時工，就只得送孩子去昂貴的私立保育園。蓋有我們公司印章的正社員證明書，使奈奈子的小女兒立即從東京昂貴的私立保育園，成功地轉移到便宜的公立保育園。據她說省下的費用，可以抵半個月的房租呢。

奈奈子的小女轉入公立保育園的第二天，她滿面笑容地帶來一大盒新鮮草莓的鮮麗櫻桃給大家品嚐，用日本人的方式表示感謝。中國人的習慣，是私下送給老闆禮物，表示對他個人的感謝；日本人的習慣，則是當面送給大家點心或水果，表示對「公司」的感謝。奈奈子還對我們

三月，你說你離開了襄陽古城很久，很久，思念這裡的春水、沙洲、沙洲上搖曳的蘆葦和柳樹，柳樹上鳴叫的三月鷓鴣；思念這裡的古城，護城河，青石鋪成的街巷，和街巷裡婀娜多姿的襄陽少女；還有這裡的牛肉麵、炸麵高和醉人的甜黃酒。

兄弟，你在遠方，很辛苦，很勞累，也很憂愁，思鄉的苦悶與異鄉的愁苦總讓人牽掛。再回襄陽古城看看好嗎？這裡的一江春水已經把桃花染紅了，杏花飛英飛，南歸的鳥兒在漢江邊唱歌，把古城襄陽的三月唱得像蜜一樣在空氣中流淌。

兄弟，如果你不能回來，不能在三月回到古城襄陽，那就讓我在三月的漢江邊為你放飛一盞孔明燈吧。把我的思念帶給你，把你遊子思鄉的情意也讓孔明燈帶上，讓我們星星相照，悠悠。

三月古城的漢江邊的深夜，古城襄陽已經悄悄睡去，遠處的漁火闌珊。

我來到江邊，為我遠行的兄弟放飛一盞孔明燈，為我思鄉，而不能回到故鄉的兄弟放飛一盞孔明燈。孔明燈裝下的是一江春水流淌的款款深情，是故鄉兄弟對你永遠的祝福！

### 放飛一盞孔明燈

三月，你說你離開了襄陽古城很久，很久，思念這裡的春水、沙洲、沙洲上搖曳的蘆葦和柳樹，柳樹上鳴叫的三月鷓鴣；思念這裡的古城，護城河，青石鋪成的街巷，和街巷裡婀娜多姿的襄陽少女；還有這裡的牛肉麵、炸麵高和醉人的甜黃酒。

兄弟，你在遠方，很辛苦，很勞累，也很憂愁，思鄉的苦悶與異鄉的愁苦總讓人牽掛。再回襄陽古城看看好嗎？這裡的一江春水已經把桃花染紅了，杏花飛英飛，南歸的鳥兒在漢江邊唱歌，把古城襄陽的三月唱得像蜜一樣在空氣中流淌。

兄弟，如果你不能回來，不能在三月回到古城襄陽，那就讓我在三月的漢江邊為你放飛一盞孔明燈吧。把我的思念帶給你，把你遊子思鄉的情意也讓孔明燈帶上，讓我們星星相照，悠悠。

三月古城的漢江邊的深夜，古城襄陽已經悄悄睡去，遠處的漁火闌珊。

我來到江邊，為我遠行的兄弟放飛一盞孔明燈，為我思鄉，而不能回到故鄉的兄弟放飛一盞孔明燈。孔明燈裝下的是一江春水流淌的款款深情，是故鄉兄弟對你永遠的祝福！

### 海派流逝

和阿寬等文人老友談起，以前文藝圈專欄界甚多海派文人，十年八載一過，如今已買少見少，所剩無幾了。

顯而易見的是過去離開報章副刊雜文專欄間定有不少「海派文筆」，不是普通話為基礎的「白話文」，也非粵語，而是夾有「阿拉」「儂」「哈物事」「結棍利害」「交關辰光」等上海話對白之文句，夾雜三兩句「做乜嘢」「唔得閒」等廣東話，成為香港特色的「四及第」型語句。

那就是上海幫文人加入了香港報刊文字地盤寫的「海派對白」，七十年代有好幾位上海幫文人寫得頗有名，每份報刊都有他們一兩個專欄，儼而形成了「海派風氣」，亦豐富了本地文壇色彩，本地讀者看慣了亦覺他們有其「外江佬文墨」的特色。這些滬派文人著名的有葉靈鳳、馮風三、蕭思樓、何行、金聖嘆、馮衛、蕭桐等

等，有寫南北風情、男女風情、嫵媚逸事、港台瀟灑生活區別等等，各成一家各具文風。最活躍之文章是有「過來人」筆名的蕭思樓，幾乎多數報章都有他的專欄，另一個老蕭「蕭桐」以「金大力」為筆名，長期在某大報有重要篇幅，此公曾在上海及台灣做過電影編劇又在邵氏任職，曾有一位女明星妻子黃曼，因熟悉文壇圈子，文筆亦甚有其水準，曾是上海幫文人之權威。

嗟乎，今時今日這些「名家」們已所餘無幾了，時代交替奔流，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，正是此寫照。本地「文版」文章近歲充滿的粵語夾英語，夾雜日語的也，如「割裂」「大出血」「阿拉達」等大和式日句也經常可見。文壇上「海派」之消逝見證了文化時代之更易，忽發奇想，會否有一日輪到我們滬派文版去到北平上海大寫其「你班契弟造乜Q嘢」呢？

### 10元購買力

在剛過去的兩會期間，有位來自廣東的人大代表林道濤，利用會餘時間溜到大會旁邊的西城綠菜市場做了個調研：用十塊錢可以買到什麼？在扔出四張印有偉人頭像的藍色鈔票後，他分別換回來二十一個雞蛋、五根黃瓜、三個蘋果和五張地鐵票。林代表的意思是，通過測試十元錢的購買力，不僅可以觀察當前的物價，更可通過橫向比較，發現政府在其他民生領域的投入，考察宏觀經濟政策是否有失，社會總供求是否基本平衡。此舉一經報道，立即引來網絡熱潮，「曬曬你家鄉的十元購買力」飛速成為微博熱點話題。而林道濤的行為，也被媒體讚為「兩會上最靠譜的無字提案」。

事實證明，當手中握有權力的人能真正為人民辦事的時候，人民也將會真心地擁護。林代表走出大會堂，進到菜市場，下基層，接地气，取得了第一手材料，換來的不僅有外間的讚賞，更有全國各省市網民自發組成的「十元購買力」調研大串聯行動，「從後方」配合代表。

於是，微博上處處可見網民們認真提交的「作業」：「十元在東莞只能買到三個蘋果、三根黃瓜、十個雞蛋、三斤普通大米、五趟鎮內公車」；「在上海，八個雞蛋、一碗牛肉粉湯、兩次地鐵」；「福州，一份鴨腿套餐或者三片吐司」……而不管在哪，區別基本只在「兩個蘋果間」。全國各地的網民可能用十元錢買了成百上千樣東西，但總體感覺卻只有一個而且非常一致：錢越來越不值錢。

也於是，在播報當日物價的同時，不少網友忍不住順帶回顧了「十元購買力」的縱向發展史：上世紀八十年代，十塊錢可以供三個人到飯店撮一頓，而且「有酒有菜」；九十年代，拿著十塊錢可以踏踏實實去菜市場採購一家老小的晚餐材料，有荤有素；新世紀伊始，十塊錢可以在單位食堂吃滿早中晚三餐，菜色不見得華麗，但能吃得飽，如今，十塊錢變成了「買肉的話勉強買六兩，吃飯的話，只能吃個肉夾饅，盒飯人家都不見得給你」；回首往事，網民唏噓不已。而一個段子更因此流傳：十元人民幣鈔票的版本變遷史其實就是購買力的變遷史——「二十塊錢人民幣能夠幾個人花，上面就印幾個人。於是，最初的一九六二年版第三套十元人民幣的圖案為農兵一大群，俗稱「大團結」；一九八〇年版的第四套十元人民幣則為兩位少數民族；到了一九九九年第五套時，上面就只有了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個人了。在寫這篇文章時，全國剛剛提高了油價，破八了。而繼「姜你軍」、「蒜你狠」之後，「向前葱」亦再次成為網絡潮語——換句話說，林代表如果今天再去菜市場，就只能換回兩根蔥了。